



红色骑兵军
Red Cavalry

红色骑兵军

王天兵 林炜臻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色骑兵军 / 王天兵, 林炜臻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9.4

ISBN 7-5063-1674-9

I. 红… II. ①王… ②林… III. 电影文学剧本 - 中国 - 当代 IV. I 235.1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11606号

红色骑兵军

作者: 王天兵 林炜臻

责任编辑: 陈华

装帧设计: 王天兵 王维新

插图: 王维新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大16开

字数: 中文160千字, 英文80千单词

印张: 13

印数: 1—500

版次: 1999年5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定价: 30元

ISBN 7-5063-1674-9/I.1662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红色骑兵军》是一部中英对照电影文学剧本，是参照苏联作家伊·巴贝尔(Issac Babel, 1894-1940)的短篇小说的两种英译本《巴贝尔短篇小说集》(Issac Babel The Collected Stories)改编的，一个是 S.G. Philips 1955 年出版的 Walter Morison 的译本；另一个是 Penguin 1994 年出版的 David McDuff 的译本。改编时把全部背景人物移植到中国。英文本《Red Cavalry》附在中文本之后，两种版本略有不同。

巴贝尔的短篇小说象钻石，多棱多面，令人目眩，而且构造坚硬，就是闪电也休想把它击碎，这是由青春的铁和花锻打而成的瑰宝。

巴贝尔在中国还鲜为人知，但他所揭示的文明的酸朽和暴力的魅力的矛盾却是那样让人觉得亲切。这个电影剧本是把巴贝尔相互独立的几十篇短篇小说融合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同时保留巴贝尔离奇的诗意和深沉的激情。

书后附有巴贝尔自传及苏联作家爱伦堡所写的巴贝尔评传。这两篇文章都转引自花城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孙涛译《骑兵军》。爱伦堡当时还不清楚巴贝尔的确切死期。巴贝尔于1940年1月26日被当时的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庭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处死刑并枪决。

谨在此向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表示感谢，他们是：张莹，庄因夫妇，戴天禾，Niklas S. Damiris, Helgar Karolina Wild, 申璞，陆六六，陈忠敏，徐丽丽，沈昌文，蓝英年，张庆春，李从东，夏祖模，王维新，于名川，林立清，杨子波，陈利人，William Lyell, Wendy Abraham, Haun Saussy。

目 录

序

红色骑兵军.....	1
Red Cavalry.....	105
巴贝尔自传（伊·巴贝尔）.....	197
伊·艾·巴贝尔（伊·爱伦堡）.....	198

红色骑兵军

外景。宁城一白天

一九二九年，中国北方。一群鸽子飞过天空。一个十二岁的男孩走过一条挤满了商店和货摊的大街。他长着一个短小但骄傲的鼻子，鼻梁上架着一副圆形铜边的眼镜。他长久地在一家首饰店外察看窗中的金戒指，停下来从头至尾地读剧院的戏单，又在王太太的衣料店里驻足查验那些有着漫长波线般的金丝边的旗袍。

博文（旁白）

我边走边做着奇异的美梦，一切的一切都是土生土长，熟门熟路。我记得那块招牌，还有上面破落不堪的金字，甚至左上角的擦痕，当然还有发式高耸的年轻女账房。

男孩在一个卖鸟的小贩旁停下。他肩上站着一只金孔雀，像阴沉的秋天里的太阳。男孩蹲下来盯着地上的鸽子笼看。

博文（旁白）

我小时候非常想有一座鸽子棚。我一生从没有更强烈地渴求过其他任何东西。

男孩的父亲在他身旁蹲下。

博文父

如果你大考能得两个全班第一，我就给你钱，买三只鸽子和做鸽子房的木头。

外景。宁城一白天

男孩和父亲走在大街上。



博文父

全校只有两个孩子能考入日本留学预科。老师会问曲里拐弯儿的问题。我很为你担心。

博文（旁白）

我只有十二岁，害怕考试，但是有学习的天赋。

外景。宁城一白天

一个衣冠楚楚的银行家走过，博文父谦恭地向他打招呼。银行家只微微点了一下头。过后，父亲转向博文。

博文父

他的白脸蛋儿儿子也在你们学校，他给他儿子雇了个日本家教。打败他们。（他边走，边向路过的行人有礼貌地问好）这儿所有的人都在等着吸咱们的血。打败他们，用你的智力征服所有的人。

父子俩走向他们的家。

内景。博文家一白天

博文的爷爷在拉小提琴。他叔叔在和他婶婶吵骂。

博文叔叔

你把我的油都榨干了，我的油都喂到你的狗嘴里去了。

博文走向他的书房。

博文（旁白）

我爸爸妈妈没日没夜地在他们的杂货店里忙，我奶奶和婶婶在家里做饭收拾。我不能忍受我叔叔，他动不动就无故发火，高声吵骂训人，而且行为古怪。在邻居们和这一片的孩子看来，我爷爷就更是个疯子。他年青时做过假印章，还为那些荡妇们写过恐吓信。（一组内容如上的镜头）

我只有十二岁，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对付这些难堪的事实。

内景。博文书房一白天

博文进入书房，把门关紧。吵闹声渐微。

博文（旁白）

我没有朋友。我上课时读书，放学也读。回家的路上，晚上藏在落地桌布下面，还在读书。谁愿意和这样一个人来往呢？

（一组内容如上的镜头）

博文（旁白）

我是一个爱撒谎的男孩，这都是手不释卷的结果。我的想像力总是处于兴奋中。我爱上了一个叫金熹的女人。

内景。金熹家一白天

金熹在屋中漫步，长发披散。她穿着中式长袍和一双红鞋，长袍开襟，在她无腰低胸的宽松内衣的镶边下，可以隐隐地看见她的胀大的垂落的双乳上沿，粉色的长袍上绣满了丝织的龙凤和老树。

博文（旁白）

她是我妈妈的好友。她的丈夫是一个军官，从军打仗去了。

外景。博文家窗口一白天

博文边走边专心致志地读一本书。突然，他撞到两条穿带条纹的军裤的长腿上。低头看书的博文看到雪亮的皮靴和一条长长的骑兵马刀，他吃惊地抬头，只见金熹的手被握紧在她丈夫的手里。他仰视，只见金熹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她丈夫。

博文（旁白）

她的凝视让我战栗。在她狂热的眼神中，我看到这世上所有美妙而又无耻的生活。

内景。博文书房一白天

从博文的窗口看去，金熹和她丈夫还在手拉手散步，金熹盯着她丈夫。博文看着他们，眼中充满恐惧，他在发抖。他离开窗口。

博文（旁白）

我多想长久地睡去，这样我就可以忘掉那些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

奶奶突然破门而入。她身材矮小，浑身裹着围巾。

奶奶

（严厉而毫无怜悯地）
你在读书吗？

博文摊开他的课本，开始认真做作业。奶奶也不打扰他。虽然她不识字，但她对博文功课的崇敬和在书本面前的紧张使她显得呆头呆脑。她凸起的发黄的双眼没有一刻不在男孩身上，每当博文翻过一页书，她的双目也就缓缓地跟着他的手移动。

时间流逝。屋子里又闷又热。在奶奶深陷的皱纹中汗珠开始闪光。

奶奶

你困了吗？

博文

不困。

奶奶

(有力地)

读书，只要读书，你就会有钱有名，什么都有。你什么都得知道，什么都得会。大考可不容易呀，可你会考取的。其他人都考不过你。他们那时就会对你点头哈腰了。让每个人都嫉妒你。别交朋友，别跟任何人交心。

奶奶突然沉默了。寂静。她在回想那流逝的岁月和过去的悲伤，在想博文的前途。在黑暗的屋角，发光的生铁炉放射着强热。博文已经困倦得连抬起自己下垂的头的力量都没有了。

博文(旁白)

我无法呼吸，也不能呼吸，我得跑出去……

外景。一白天

博文的窗口逐渐溶化成无垠的天空，一只白鸽展翼高飞。一群鸽子飞过。

博文(旁白)

我要跑向自由。

外景。草原一白天

晴空下，少年小山正在低头拉手风琴。青年林震正脸朝天躺在草原上。他四周的灰褐色牛腿浸透了牛奶。满坡荒草飒飒随风作响。

林震(旁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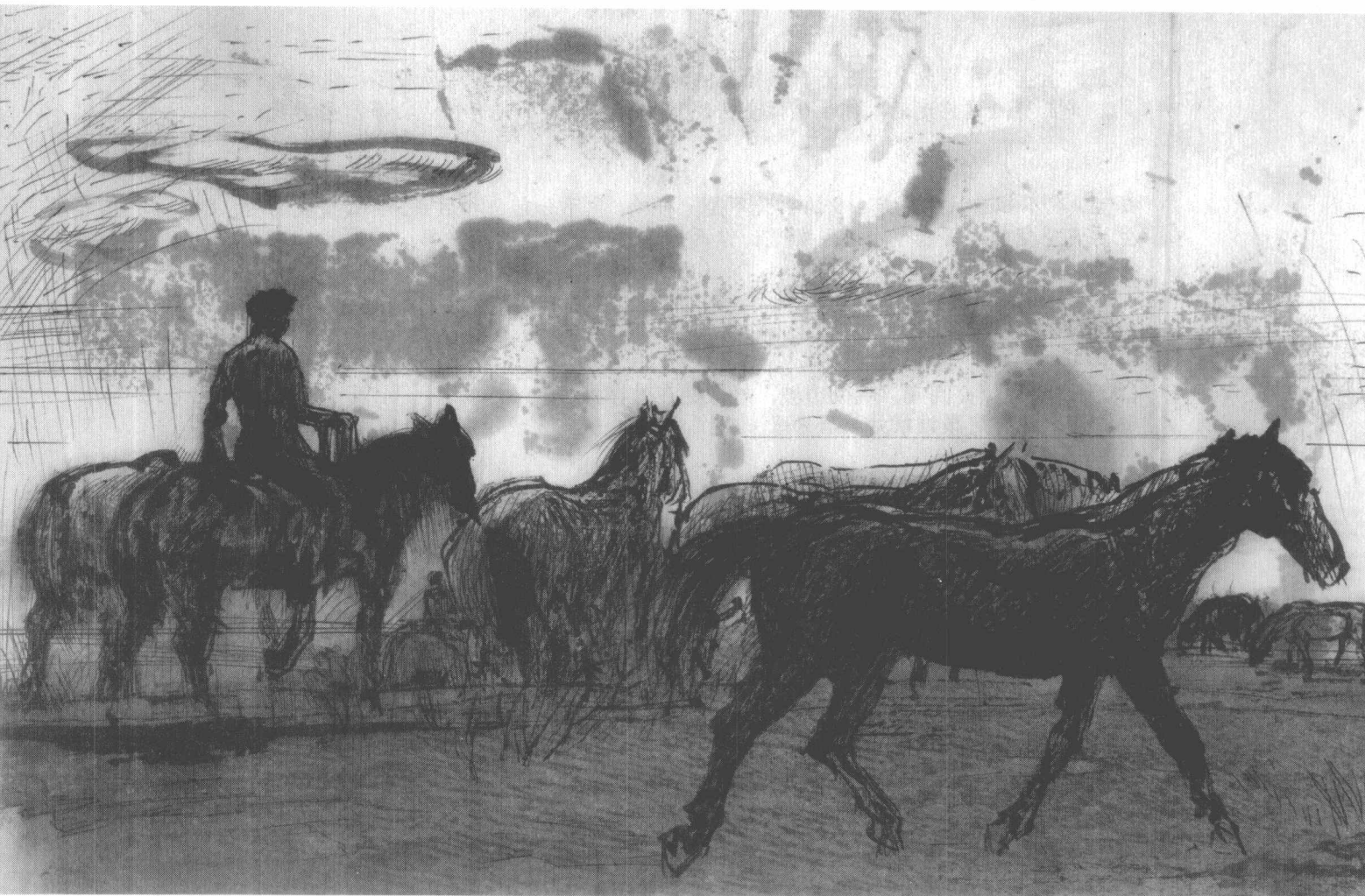
风儿吹着野草，好像小山的风琴多了几个音箱，好像天空也在我头顶摇晃。伙计！我老家的天空真蓝真蓝。

小山父亲，一个瘦高、双手如铲的木匠拿着工匠家伙过来。

小山父亲

(对林震)

林震，快去见那兰吧。



林震

为什么？你别是拿我开心吧？

小山父亲

快去吧，她叫你去的。

外景。山坡一白天

林震面对那兰，一个十九岁的健壮的农村女孩。

林震

(脸红了)

那兰，你别是拿我开心吧？

那兰不但没答话，反而转身就跑，拼命地跑呀跑，林震也跟着她跑，直到他们跑不动了，脸红脖子粗地喘气。

那兰

林震，上上个礼拜天，正赶上春汛捕鱼的时候，渔夫都下山到河边去了。你和他们一块儿，头低着，这样走着，你干吗低着头呢？林震，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告诉我。

林震

那兰，我不知道从哪说起，我的头又不是一杆枪，也不分前头和后头。你知道我的心，那兰，它空空的，可能也浸满了奶吧。你不知道我挤完奶浑身有多臭……

那兰

(觉得好玩死了)

我对天发誓，

(大笑，笑声嘹亮高亢，响彻山坡，好像她在敲锣打鼓)

我打赌，你肯定跟谁家姑娘眉来眼去呢！

逐渐转入远景。林震和那兰在一起嬉戏，说傻话。

林震(旁白)

我们又说了一会儿傻话。不久我们成亲了。那兰和我都尽心尽力地过日子，我们的日子也过得真好。我们夜里也不冷，冬天也不冷。一个个晚上我们把自个儿剥个精光，快活得像牲口。

(一组内容如上的镜头)

内景。小山的短工房的窗口一夜

小山坐在窗沿上拉风琴。他爸爸正在堆满了木匠家伙的小屋子里喝茶。一个讨饭婆在窗外转悠。她敲了敲窗框。

讨饭婆

外乡人，我给你们请安了。你们俩的活计干得不错，帮帮我吧？

小山父

怎么个帮法？进来吧，跛脚婆！

内景。小山房另一个角度一夜

讨饭婆从墙外手忙脚乱地爬上窗户，小山离开窗子，她爬进屋里。她走到小山父亲前弓腰致敬。小山父亲一把把她的头巾抓去，扔掉，然后用手抚摸她的头发，这头发毫无光泽，灰白、乱草丛生般地落满灰尘。

讨饭婆

别恶心我了。看你这德性，一个找贱的瘦农民，跟你也不过是小菜一碟罢了！少给我来这套！我老了。

她忙忙叨叨地一边骂着一边躺到了一条长凳上。小山父亲爬到她身上动作。女人笑个不停地把头拧向一边。

讨饭婆

老婆也淋雨。就你这两下还不够浇半亩闲田的呢。

唠唠叨叨的讨饭婆看到拉风琴的小山，他正低头好像什么也没看见。

讨饭婆

你儿子，是吗？

小山父

算是吧，老婆的。

讨饭婆

好小子，他在跟我挤眉弄眼呢，让他过来吧！

小山放下风琴，走了过去……

外景。山坡一白天

一匹宏大的公马立在草坡上。林震拉着他的新娘走到马前。那兰边翻身上马边盯着林震，公马瞪着深邃而严肃的马眼看着林震。林震一跃上马，坐在那兰身后，猛地用马刺踢了一下马，公马瞬间伸脖仰头，前蹄腾空，嘯嘯长鸣。那兰吃吃傻笑，用力抓紧马缰。他们疾驰而去，欢笑满坡。小山背着手风琴在远处看了他们很久，当看到两人飞奔离去时，他冲刺过去，摇晃着双臂，手风琴在他背上跳跃。

小山

林震，等等我，我也想当一个牧马人！

林震听到小山的尖叫，拉住马缰，在马上高叫。

林震

你可不能用风琴来放马！

小山

林震，教教我。

林震

你中了什么邪？一定要放马？

小山

王爷都是放马出身！

林震

小山王爷。

小山

我真受不了牧马人活得这么来劲。

这时，小山的父亲走来，抓住小山的手。

小山父亲

我还没同意呢！回去干活！东家要来。

小山

让我去放马吧！

小山父

(刺耳尖笑)

小山王爷，从玉皇王母娘娘那儿得了一身脏病。

小山

让我当一个牧人吧！不然我就把咱们的脏病告诉全村的人。

小山父

(压低嗓门)

你敢，小山王爷！一句话，你说了我就把你劈了。

他们的东家标爷骑马过来，他是一个干硬的老头。

标爷

回去干活！你，林震，我听说马帮要从这儿经过，他们专抢畜牲马匹。你带着马出去避一避吧！

小山

东家，让我也去吧！我能帮上忙。

小山父

杂种，我还没同意呢！

小山

可怜我吧，东家，我也想当牧人。

林震

东家，让他来吧。小伙子挺灵，能帮上手。

标爷

没时间了，走吧！路还长着呢，带他滚！老头，马匪们来这儿不是抢你的家具的。我给你二十块大洋你让他走吧。还不快走，林震？我们会照看你老婆的，路还长呢。

小山父

你现在跟他走，但你永远别想当一个牧马人。

外景。荒野一白天

林震和小山在原野上放牧。成片的紫色罌粟满山遍野地盛开。正午的风游荡在开始泛黄的麦田里。新出芽的荞麦像一道庄园的围墙在地平线上升起。一条大河在他们面前拐弯，并渐渐退入到一片笼罩着珍珠色烟

幕的白桦林中。橘红色的太阳像一只被切掉的头颅一般滚过天空。一道温和的辉光在云层的谷地里燃烧，落日的光芒洒在他们头上。小山在拉风琴，没头没尾地唱歌，林震沉默地看着远方。河流开始变黑了，呼啸着溅出疾速流动的雪白浪花。他们骑马带着马群涉水过河。一轮庄严肃穆的月亮升起在波浪上。马匹陷入河水，激流漫过马背，洪亮的湍流从成百匹马腿中呼叫着涌过，他们俩齐唱：

小山和林震

田野上的星星，田野上的星星照在我爸爸的屋顶，也照在我妈妈的悲伤的手背。

小山

林震，你想那兰了吗？

林震没有回答。

林震（旁白）

可怜的孩子，十五岁就从讨饭婆那得了一身脏病。他在他家乡永远不能娶妻了……那兰，我能驯服牲口，能驯服水牛，我也能驯服大象，可只有你能驯服我。你能把我剥个精光，咱们快活得要命。

群星灿烂的夜空逐渐变成一个发光的窗口。

外景。从金熹的灯火通明的窗口向内一夜

金熹穿着红鞋走近窗前，开始在那别致的窗棂上挂起窗帘。她裸露的胳膊从绸缎的袖口伸出，活了似的松散长发在她臀部上移动。

外景。博文的窗口一夜

博文全神贯注地贴在窗户上看金熹。

外景。金熹的窗口一夜

金熹伸了个懒腰，不小心撞到一个柜子上，她的膝盖擦痛了。她弯腰提起睡袍。

博文（旁白）

她远远的好像一座洒满灯光的舞台。

内景。金熹卧室一夜

金熹提起睡袍，露出碰红了的膝盖。

金熹

（对画外）

亲亲宝宝……

她的丈夫，那位军官，弯起他那穿着紧身军裤，配着马刺，蹬着合脚的皮靴的双腿，跪到地板上，微笑着，移动着双膝，爬着去亲吻金熹碰伤的皮肤。

外景。博文窗外一夜

博文盯着他们。

博文（旁白）

我看到了那些亲吻，它们让我痛苦难耐。无法抑制的欲望折磨着我。有两个星期，我都在躲避金熹，没去窗台。

内景。博文课堂教室一白天

在一间老式的阳光温煦的教室里，一张手绘的中国地图挂在墙上，上面用黑字标明了围堵中国版图的东、西方列强。博文和少年乔平在自己的座位上读书。小乔平面庞清秀，线条清晰。他读的书看上去模样时新洋气。另有其他几个孩子在玩闹。少年叶全绕到乔平的桌边，他眉清目秀，略显腼腆。

叶全

出去抽支烟，我请客。

乔平还在专心读书，听到叶全叫他，慢慢把书放下，他锐利清澈的目光从书后抬起。他看着叶全，没有说话。

叶全

读什么呢？

乔平

严复的《天演论》。

叶全

讲的是什么？

有几个学生围过来，博文没过去，似乎在读书，其实也在听。

乔平

（学究气十足地说，和他的年龄外貌颇不相称）

讲的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但宇宙的规律如此，人类的规律也一样。严复的评语比译文还要长。国与国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也是两者相逢强者胜。严复在英国海军学院，只花了两年时间就掌握了航海……

博文（旁白）

我的机会来了。

博文走过去。

博文

（也用过于老成的语气）

就我所知，严复是他们班上惟一个没上过舰艇的学生。他把时间花在了伦敦的街道上，议会的大厅里，还有法院的旁听席上。他发现中国需要的不是战舰而是新的政治机制。伦敦是那时候世界上最有意思的城市……

博文（旁白）

对那些愿意听下去的人，我描绘了伦敦。在暮色里的贫民窟边上，严复用流利的英语羞辱了一个英国绅士。我的想像力加强了戏剧性，篡改了结尾，把开头弄得更神秘。我爷爷也成了剑桥的毕业生。

一个学生

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

博文

那时候，伦敦只有一小圈子中国人，我爷爷和严复是好朋友。

叶全

你爷爷后来不是在上海的洋场里混了一辈子吗？

博文的同学们都张大了嘴巴，听着博文的骇人听闻、不可思议的故事。博文的穿着高雅，那是他家人精心打扮的结果。乔平被压下去了，可看上去挺平静。博文的瞎话讲得有声有色，上课铃响起，大家不忍地离去。

外景。学校外场地—白天

放学了，博文走出校门，叶全跟上来。

叶全

你把乔平压下去了。你知不知道他从不做作业，他只来上课。

博文

我爸说他爸是中国银行驻日本商业助理。

叶全

他以后不会是个平常人。

乔平从后面追上他们，拉住博文胳膊。

乔平

到我家来，我给你看样东西。

博文看他认真的样子，自己未免疑惑。他停下来，不知道乔平是不是在挑衅。

转入远景，三人尴尬地同行。

博文（旁白）

尽管我们那时还都幼稚无知，但我们已经知道乔平的将来铺着一条博学的仕途。不过，他在富家子弟尖子生中好像还不算坏。对他的发达的大脑，小学的功课只不过是一本真书边上的涂涂抹抹。

外景。宁城街市—白天



三人同行。他们之间还不很亲近。在路尽头，一个坐轮椅的瘸子，脖子上挂着香烟盘，摇摇摆摆地过来，一群孩子围着他在笑，他们都快活地和他玩闹，他也边摇边说笑。他粗糙的脸上堆满了红肉，油光闪闪。等面对三人，他温和地对乔平打招呼。

瘸子

五百块大洋。这皮大衣是你爹从日本买回来的吧。

乔平不理睬他，叶全和博文停下来，他们都喜欢瘸子。

瘸子

嗨，我刚进了几支俄国雪茄烟，我给你们个好价钱，怎么样？

乔平闻言站住，走回来，拿起雪茄嗅了嗅，然后传给博文，博文仔细地检查上面的标记。叶全小心地摸了摸。